

涉笔成趣

# 一段『炒作员』经历

(考古学者) 郑嘉励

2000年,曹锦炎所长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工作,他认为考古所太低调了,贡献这么大,但在社会上没声音。所以,我们要在报纸上、电视上有考古所的工作和身影。

那时我在《杭州日报》“西湖副刊”写豆腐块,曹所长原先就知道我,他让我配合报纸记者做宣传,用行话说是“通讯员”,也有人戏称我是“新闻炒作员”,或者省称为“炒作员”。2000年,曹所长一手策划“彭公大墓”“雷峰塔地宫”的新闻报道,都是当时的大手笔。

正值纸媒的黄金时代,报纸上的文章有很多人看,影响也大。

我在报纸上写,出手很快,追踪报道“彭公大墓”。结果,新闻追着追着,“彭公大墓”挖着挖着,“大墓”竟然不是越国的大墓,而是一段“水坝”,当时有人说是宋代以后的风水坝,但坝内的填土中出土了一件木榫,我与孙机先生《汉代物质资料图说》的同类出土物比较,可以肯定是汉代以前的,但大家好

奇的是大墓,对水坝不关心,考古工作就中断了。现在我们知道,“彭公大墓”其实是良渚古城外围水坝的一部分。

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,所里的老先生提醒我:“小郑,我们干考古的要严谨,不能没考虑清楚就说话。”而曹锦炎所长说:“我们的意见不一定正确,实事求是报道,只要实事求是,就不怕别人说。”

结果,彭公当然不是所谓的“越国大墓”,新闻宣传摆开了大乌龙。我灰头土脸地跑到慈溪上林湖的山沟沟里躲起来。曹所长说,怕什么,以后从头再来。

第二年的雷峰塔地宫发掘,曹所长再次让我担纲“炒作员”。在报纸上写通讯,写考古发掘记。这一次,领导、专家、群众“三满意”。很多人表扬了我的两篇考古发掘手记写得好,尤其是发表在《都市快报》上的一篇考古发掘手记《漫长的一天》——当时,雷峰塔的地宫报道,我们是与《都市快报》合作的,毕竟头一年的彭公大墓,也是

与他们合作。《都市快报》创办不久,都是从《杭州日报》出来的年轻人,既锐利,又活泼,有个领导是副刊部的,原先认识,这是我们选择合作的原因,没有别的原因。

《都市快报》确实是合作的受益方,因为彭公大墓、雷峰塔地宫,再加上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报道,在杭州城内颇有后来居上之势。这让竞争对手《钱江晚报》非常不满,他们抗议不公平竞争,说考古队员的发掘手记怎么可以独家提供给特定媒体。后来,我的另一篇地宫发掘笔记《我打开了铁函》,就发在《钱江晚报》上,但晚报不如《都市快报》灵活,这么具有新闻性的文章,竟然不安排封面或封底位置,而是安排在“文化新闻”内,影响力就不及《漫长的一天》。

当然,这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好,是雷峰塔本身有影响力,搭上雷峰塔的风口,什么文章都有人看。

曹锦炎所长,毕竟是学者,说

现在的考古所也有知名度了,我们的使命基本完成了,目标达到了,以后,像雷峰塔地宫发掘这么有公众影响力的工作恐怕也不会再有,我们就不再主动策划这种事情了。你能很写,也不用再向别人证明了,我想看的是,你何时能够写篇像样的“学术文章”——后来,我真的潜心学术,一意只读圣贤书。如果不是2009年《杭州日报》的邹滢颖老师邀请我在“西湖副刊”开专栏,我肯定不会写这些七七八八的“杂览”文字。

《杭州日报》的专栏开了一两年,渐渐地,“考古人茶座”专栏在杭州有了固定的读者,《杭州日报》《钱江晚报》《浙江日报》《瞭望周刊》的编辑老师偶尔也会给我安上几顶高帽。我这人听不了好话,听了好话,犹如收人礼物,拉不下情面,只好一直硬着头皮写下来。于是,就在不务正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,后来,竟然成为“公众考古”事业中的一员,这完全是此前没有想过的。

食味人心

# 敢为天下鲜

庞文辉 (不理想的理想主义者)

台州椒江东流入海,出台州湾后,江面渐渐辽阔,呈喇叭形张开,犹如一张撒向东海的巨网。

巨网落入海中,便倏忽消失不见。只有这片滨海土地,千百年来一直驻留,江水带来了泥沙,陆地不断壮大,后来,这座城的一个核心区,便以穿城而过的椒江命名。此地渐渐聚人,聚势,渐渐热闹富饶,渐渐笼络起一城烟火气息。

暮晚炊烟,海风东来,摇曳中,鲜了一片人间。

八九月,台州城里,鲜味变得浓郁。仿佛无形中某个开关按下,鲜味阀门就此开启。

彼时,台州湾沿东海岸,椒江中心港、温岭石塘港、玉环坎门港、路桥金清港、三门健跳港等主要渔港,数千艘大小渔船同一时间启航,千帆竞发的盛景又现。海面之上,船,行在前头,浪,跟在后头,密密麻麻散开,犹如无数飞梭正破浪前行。东海越来越深的海域,台州渔民巨古的渔场,海水清澈蔚蓝,那里有密集的鱼群巡游,因数量巨大,竟在水面附近也形成了阵阵鱼浪。

东海边,沿海县市,每每开渔季来临,渔民们无不心情激荡,渴望出发,也期盼归来。另一群人同样激动,台州本地人,等待了漫长一季的海鲜饕客们。

对于饕客们而言,一年其实只有两个季节,一季是开渔季,另一季是禁渔季。

开渔季,光是想着就能闻到鲜味,鲜味里飘荡着,是八月的梭子蟹,是九月的虾狗弹,九月下旬捕捞上岸的带鱼、鳊鱼和鲳鱼也都肥美,只需简单清蒸就足以让人味蕾爆炸。到禁渔期,则是另一种必须妥协的忍耐,它提醒我们应科学地尊重世间万物,偌大如海洋,也需要休养方能复苏。

这三四个月,是海洋的一次蛰伏,是生命的重新酝酿以及再度繁盛,是鲜的深度发酵。它在此期间完成自身的又一次大循环,生机澎湃,仿佛新生。

开渔季后,不几日,便有大批满载的渔获从东海的各处归来,快的开足马力早到,慢的也在奋力追赶,它们陆续抵达椒江各处港口。一路上的冰镇,使得到来的海货都保持相同的新鲜。

跟往年一样,它们最早出现在深夜的椒江大桥下。那座老海鲜市场,总会聚起这座城市中最热爱海鲜的那批人,也有饭店采购和前来批发的外地客商。人们空车到来,最后装着成筐的海鲜离开。

我无法不对一个个圆筐、每筐装满近十斤的鲜活梭子蟹动心;我也无法不对明亮无暇。如一把纯银宝剑的带鱼动心;还有许多平常难见,或极少见到的稀奇鱼类,它们都被摆在一个个摊位里,在灯光下呈现极具诱人的色泽。我由此普及了不少对海鲜的认知。

在椒江老城区,历史悠久的万济池菜场,是老台州们买海鲜的常去之地,也以品类丰富闻名。不同的摊位售卖不同的海产,有时走几步,便能看到一些一般菜场难得一见的新奇品类,健谈的海鲜老板会用土话和普通话穿插介绍,将水产从生物学的角度讲解得惟妙惟肖。这种口头流传的海货常识,间接成了促销功臣,让互联网上的知识付费模式,也扩散到下沉市场。

台州最鲜的地方在哪里?有人说椒江,有人说温岭,有人说三门,各有佐证,众说纷纭。然而椒江最鲜的地方在哪里?这点似乎少有人疑义,从椒江的河口出发,向海而行,深入海洋,那里缀着几颗绝美宝石般的岛屿,上大陈岛与下大陈岛,它们是台州伸向大海的两只手,双手合拢,便将一湾鲜美推进了掌心。

在大陈岛上,我吃到过迄今最新鲜的带鱼、望潮与梭子蟹。没有经历长途跋涉的辛劳,它们有着最靠近海洋的新鲜,制作的厨师说,连用来煮熟的水都是大陈岛一带干净的海水。在甲午岩,在浪涌门,大陈岛的蔚蓝色海水我拍过许多照片,不承想,它们最后会以这种方式与我重逢,被我品尝,让我时至今日仍念念不忘。

另有虾狗弹,这个学名皮皮虾的怪样生物,台州人为它创造出两种吃法,分别把它当作主菜和零食。主菜做法,一般是椒盐,油炸到外壳酥脆,撒上椒盐蒜末和香菜,滋味鲜香,足以让一桌美食失去诱惑;零食做法,有个椒江街巷中常见的名字,活烧虾狗弹,这种做法近似于白灼,只用盐调味,酒去腥,主打一个闲来无事当零食吃。

曾有外地的朋友问我,台州的鲜,在哪里?我当时想到了大桥下的档口,想到了江边的七号码头,想到了品类繁多的万济池,甚至想到了融合一切的中国农港城,它们都有过不同时期带给我的鲜味体验。后来,我忽然发现,台州其实整个儿都是鲜的!

让海风吹拂了几千年,这座台州城,鲜到骨子里了!

茶言观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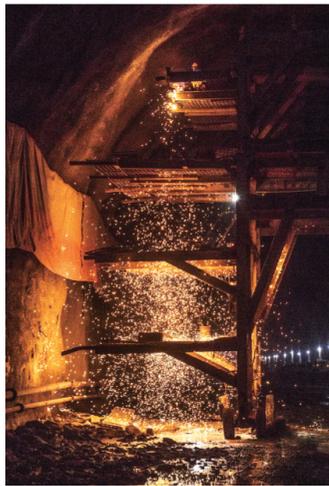
# 高铁时代

陈月明 摄

杭温高铁从开工到建成,历时4年半多时间。我专注于把镜头对准杭温高铁建设,与高铁建设者“零距离”接触,累计拍摄了万余张照片。

我用影像记录着杭温高铁建设者日夜奋战的点滴瞬间,留住高铁建设者的身影,讴歌了高铁建设者的奉献精神、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,也集中体现家乡仙居的新变化、新面貌、新生活。

——台州市摄影家协会供稿



人间遐想

# 十七岁的讲台

(涂鸦生活的点点乐趣) 王凤仙

今年是第40个教师节,也是我进入教师队伍第40年。镇里召开了表彰大会,我也是受表彰的一员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1985年初次踏入教师队伍的情景。

我小时候爱看课外书,文科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,理科成绩极差。当年,我一心想跳出农门,但考取中专的希望落空。那时候,中专很吃香,读书免费,每个月还能得到二十多斤的粮票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家里的粮食常常接不上,父母为此忧心忡忡。如果一个孩子能够考上中专,不仅能省下一些粮食,还能给家里增添一笔宝贵的收入。然而,命运没有眷顾我,我考上了当地普通高中。我一心想考中专,拒绝上高中,寻思着边工作边复习,来年再考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邻居李建国,他很支持我,并热心介绍认识了葛岳勤老师,葛老师是一名教导主任,当时教师较为短缺,所以我轻易地进了西湖小学,成了一名代课老师。那年,我虚岁十七岁。

1985年9月1日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报到。第一个遇到的是位和蔼可亲的五十多岁的老教师,他姓陈,穿着灰色的中山装,微胖,四方脸,一脸和气。后来得知他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。

当时,我被安排担任四年级的语文老师。开学当天,学生前来报名。其中有一个高个子的女孩,扎着马尾,穿着粉红带花点的的确良衬衫,尖尖的下巴,典型瓜子脸美人。她看起来与我年纪相仿,对我这个新老师很感兴趣。一见到我,她就兴高采烈地问这问那,把我这个刚出校门的新老师问得满脸通红。她一会儿问我哪里来,一会儿问我几岁了,一会儿又问我什么时候毕业……后来,和我搭班的数学老师替我解了围。原来这个女孩子,比我小三岁,上面有个哥哥,从小备受宠爱。到了上学年龄,父母送到学校,她又哭又闹,抓着母亲的手不放,老师怎么哄也无济于事。有几年时间,她一直在家,和一

些比她大十来岁的绣花姑娘玩耍。她的父亲是建筑公司的职工,国家大扫除、发书等杂七杂八的忙活,挨到十岁又让她上学。

那个年代,开学时间没有现在安排得紧凑,相对比较松散。买书、大扫除、发书等杂七杂八的忙活,就过去了好几天。为了上第一节课,我翻遍了教参和教案,教案写了好几页,准备了好几天,才有勇气走上讲台上课。第一课是《八角楼上》,我拿起一根白色的粉笔,写下了第一个字“八”,教室里立刻一阵骚动,一阵怪异的笑声:“哈哈,多马字(方言)!”意思是说我的字写得太大。我转过身假装生气瞪了他们一眼,他们稍微收敛了一点,但还是蒙着嘴窃笑。当写完了几个字,又一阵哄笑。有些学生开始用小手指咚咚地拍着桌子,有些孩子用铁皮铅笔盒敲桌子,还有些孩子凑到另一个孩子的耳朵指着黑板嚷嚷着:“多马字老师!”言下之意就是我的字写得太大。

这些调皮孩子竟然欺负新老

师,我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,就扯开嗓子喊。可是我扯破喉咙,也无济于事,孩子们依然乱成一团。场面混乱得难以控制,我一时慌了神,拿起讲台桌上的教鞭,用颤抖的手使劲在桌子上敲了三下。孩子们可能没料到我会使这一招,一下子吓呆了。我迅速扫视教室一眼,清清嗓子说:“谁要是再捣乱,就打谁的手!”顿时,教室里鸦雀无声。开始教生字,我读一个字,孩子们跟着读一个,因为没有上过课,只能模仿以前老师教我们的样子。一节课,仅仅教了这一课的生字。下课铃声响起,我几乎飞也似的逃出了教室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后来,我经常跟老教师交流,也去听听他们的课,逐渐找到了一些上课的窍门,出的差错少了一些。孩子们也开始慢慢喜欢我这个新老师。

这第一节课就像刀雕刻在我心里,过了40年还依然记得清清楚楚。

故人故事

# 父亲的戒指

(父爱如山,深沉而厚重) 江由来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的母亲已亡故,父亲那时已是七十多岁了,患有气管炎和头脑眩晕的病,但他仍在田里忙碌着。我们经常劝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不用再再去田里干活了,万一跌倒那就得不偿失了,不但气管炎受痛苦,也给我们带来了忧愁与烦恼。但他执拗着说没事的,并说田里荒芜着长草不好,于是仍边带病边干活,也时常患病头晕咳嗽发冷,我们送他上医院挂盐水、葡萄糖,缓解了病情。待病稍好,他又扛着锄头下田了。

父亲是个既勤劳又俭朴的人,家中也从没有贵重的物品,那一天他托人买来一枚金戒指,并说是待他“百年”后留给我们的“财富”。父亲一直视那枚戒指如珍宝,这并非价值连城的钻戒,亦非璀璨夺目的宝石戒指,它只是一枚普普通通的戒指,但承载着父亲对子孙后代所有的爱与期望。因此,父亲常常

在闲暇时,小心翼翼地拿出那枚戒指端详,但我从没有看见父亲戴过,他舍不得戴,一直把它珍藏在箱子里。

有时父亲也随老人们一起聚在离家不远的烟酒小店聊天打发时光。这店里曾有一个能鉴别金银器饰的师傅光顾,人们拿来家中的戒指和项链等请他辨识。那一天是父亲八十岁的生日,他没有下田里去干活。他也唯恐自己的戒指有问题,就仔细地用手帕包上小店请师傅鉴别,师傅看后认为还是蛮纯的,父亲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哪知这时,父亲的眩晕症突发,一下子跌倒在地。好在离医院较近,众邻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往医院。等我们赶到医院他还在昏迷之中,后经医生几天治疗才出院。人缓过来了,但戒指在那天去医院的路上不见了。当父亲发现戒指不见

的那一刻,眼神瞬间黯淡了下来,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。他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,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与痛苦。戒指的丢失,像父亲的心头挖去了一块肉。这毕竟是他省吃俭用多年积攒下来的宝贵“财富”。他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戒指,自责无法将这份“财富”完整地留给子孙。

戒指的失落,让父亲失眠了。他半夜里经常唉声叹气并自言自语道:我真没福气,一生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枚戒指,以后本想等我积攒下来后留给后代纪念的唯一的戒指又不见了。每晚的反复念叨,使我们也无法入睡。

我们反复劝他,戒指掉了就不用多心疼了,这样下去会伤身体的。为了安慰父亲失落的心,我们买了一枚相似的戒指,但父亲始终不肯接受,我们的多次劝都于事无补。